

我从哪里来

每个人小时候都有强烈的好奇心，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对于生活在农村的笔者来说，小的时候一直不理解：谁家跟谁家亲近，我要如何称呼谁的父亲母亲。同时觉得自己的辈分高好像很了不起：年龄很大的老头儿没有我的辈分高，要喊我点什么。后来才知道，辈分高是祖上人丁不旺的原因，而人丁不旺很大程度上是连续多代的结婚晚、生育晚，结婚晚、生育晚的原因又和家庭的殷实程度反相关：家境越是殷实，结婚越早、生育的子女也越多，同样的年限里生育后代的代数也就越多。家境殷实，家里人生活条件自然就好，受教育程度也高；反之亦然。

这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社会现象。

整个人类的历史是社会文明一代代积累和传承的过程。这种传承的前提是政通人和、社会安定，动荡战乱的年代人们自命不保，谈不上文明的传承和发扬；灾荒饥馑年代，人们吃了上顿没下顿，也谈不上文明不文明；要达到社会安定，除了能够抵御外敌的入侵，就是不发生内乱，风调雨顺；要不发生内乱，首先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要和睦亲善（至于是风调雨顺还是旱涝无常，那是自然现象，是老天爷的事，人们无力解决）。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和睦亲善、家庭与家庭之间能和睦亲善，才有可能进而扩大到一个地区乃至整个社会和睦亲善。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要做一篇同样的文章——安定社会。社会只有安定，才谈



得上发展；家庭只有和睦，才谈得上幸福安康。

在安定社会、和睦家庭方面，古今中外贤达总结出的有效举措不外乎两项：家庭内部家族治理、家庭外部宗教信仰。

家族治理家庭成员的基本表现形式是修建祠堂、纂修家谱。在祠堂里、家谱上，家庭里的每位成员都有自己所处的地位，都要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行使忠义孝悌（即所谓的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有所敬畏、有所追寻、有所作为；宗教统治社会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打破家庭的、家族的限制，无论肤色性别种族，只要信奉同一信仰，就是兄弟姊妹，就可以站在一个宗教旗帜下，在一个教堂、寺院里祷告礼拜。有了同样的思想认识、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就有了共同的追求和目标，就会忘却个人的恩怨情仇。——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倡树一个理念——劝善，即鼓励人行善念、说好话、做善事，敬人、爱人。

不幸的是，这两个维系社会安定、家庭和睦的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东西已经长期地被我们丢掉了、忘却了。

自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打着“砸烂孔家店”的口号，将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统统当作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糟粕给舍弃了，认为正是这些封建的东西影响了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进程，要全盘西化，首先就要抛弃一切封建残余。之后，连年的战乱使得抢救、保护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一种奢望。到新中国成立后，掀起的“破四旧、立四新”“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更是将“封建”和“迷信”等同起来，将“宗教”和“迷信”等同起来，将过去和现在对立起来，将东方和西方对立起来，为了所谓的革命觉悟，为了所谓政治地位，弄得父子反目、姐弟成仇，似乎只有将整个世界踏在脚下，才能证明自己是最革命最正确的。这种痴呆无知性的民族灾难所产生的遗患不经百年难以消弭。

古人对不计过去、忘记历史的人最严厉痛斥是：数典忘祖。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衣食之忧，又无战争之虞，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在谋划着怎样过上更美好舒心的日子。这是人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但怎样才能过上美好舒心的日子？除了靠勤劳智慧合法地挣钱，改善生活生存条件，还

要有种平和向善的心态，即知道我的需求是什么，达到了这种需求该怎么样，达不到又该怎么办？这种心态怎样培养？就是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同时也要知道我从什么地方来。明白了“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才不至于得到了就得意忘形、失去了就灰心丧气，不至于为了蝇头小利而牺牲亲情友情，不至于为一时之怒去铤而走险，不至于己所不欲却强加于人。

我们常说，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还说，乱世毁书盛世修典。作为典籍，家谱是所有社会典籍、历史文明的基础，也是我国民间特有的历史传承的最基本的元素。有了这个元素，各种地方志、行业志才有了最为可靠的素材依据，也才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如《史记》《三国志》等各种官方的编年体、纪传体史书。我们在所有了解、关心杨家家世的同道们的帮助下，整理出了这点资料，目的就是通过了解我们的身世，知道自己在家族的历史中所处的地位和应该担当的责任，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让我们的后人远离纷争、远离仇怨，永远生活在没有隔膜、和睦友爱、亲如一家的社会氛围中，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事业有成；让我们的后人在心情郁结、产生矛盾，张口詈骂、拔刀相向的时候，知道他是在和谁争一时之气、泄一时之愤，是在做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还是在做追悔莫及的蠢事。利弊权衡，得失自知。

遇事多一些平和和谦让，为人多一些理解和宽容。爱别人然后让别人爱自己，帮助人然后得到别人的帮助。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知道我从哪里来，也知道要到哪里去。如果在这方面我们的族人通过翻阅这个还算不上家谱的资料，能够有所警惕、有所惊醒、有所觉悟、有所进步，那么笔者的所有投入和付出也就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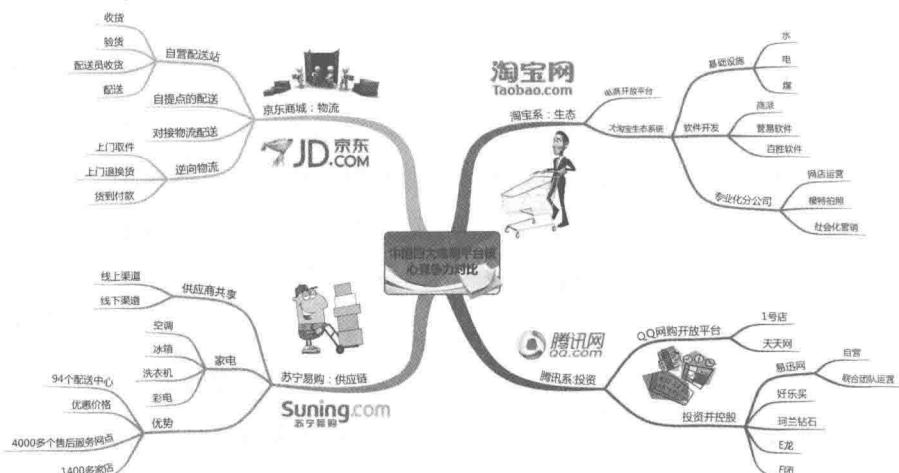
2015年5月6日

(注：此文为修订家谱所写序言)

玩物尚智

无人售票车上，除了司机在全神贯注地开车，不包括笔者，一共 13 个人，除了两位老者，其余 11 位都是中青年，而且在笔者看来，只有一位算是中年人，其他 10 位都是青年人。就是这 11 位，车子启动后，都在不约而同地做着同一个动作，看手机。蓦然间，一个似曾相识的词语蹦了出来：玩物尚智——喜欢玩物的崇尚于智慧的开发、也更具智慧。

在上一代人眼中，玩物丧志一直是老人教育子女规避的问题。一旦精力不集中，被眼前好玩的、有诱惑力的东西给勾了魂，就再也打不起精神学功课、做事业，特别是青年人，如果被玩物诱惑，就可能走到邪道上去。所以，作为过来人，会千方百计地阻止年轻人玩物。



但这种观念好像在不知不觉中被颠覆了，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的当下。

举目当下的互联网大佬，入行之初，无一不是玩物之人。玩耍中，他们找到了乐趣，找到了商机，找到了自我，实现了价值，创造了伟业。如果说那些大佬们距离我们太远的话，留心一下身边，你不经意间几乎要忽略其存在的某个小年轻、小清新，问一下他们的生活、工作，很可能让拥有传统观念的你大跌眼镜：工作？没工作啊。我不喜欢工作。就喜欢玩。生活？我自己能生活啊。自己养活自己。哪儿来的钱？我自己挣的啊。从哪儿挣的？不好说。——这时候他或者她的不好说，你千万不要以为对方的钱不干净或者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是他觉得你的认识与他或者她的生活距离太远，给你解释不通，懒得解释了。也许他猫在家里做电商，在网上卖东西；也许她在网上给某个公司做策划；也许他在做微信平台，也许她在做推特。总之，他在做一个边玩边挣钱的活计。

喜欢才能专注，专注才出成绩。玩物的人都是心智活跃之人，是对某个游戏、玩意痴迷的人。痴迷让他们在玩中发现问题、发现商机，痴迷让他们“一意孤行”，不半途而废，最终有所成就。他们以其实际行动向我们说明：玩物者不丧志，玩物能尚智。

2015年8月26日

别让专业害了你

爱岗敬业曾经是衡量我们工作行为规范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专业上精益求精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安身立命、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一切熟知的成为未知，让曾经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所谓的专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历史上机动车取代畜力车曾经是一场生产力的革命，但对于在畜力车方面的行家来说，不啻于一场灾难。那些喂马、养马中的秘诀，那些造马车、赶马车中的技巧随着畜力车的退出，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个别出于对专业技术的偏爱和固守，仍然钻研着喂马秘诀、赶车技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的不支，将其秘诀和技巧一起带入了坟墓；大部分俊杰识了时务，及早换脑转行，坐在驾驶室内学习新的驾驶技术，由“大把儿”成为“司机”，获得了新生。

冯骥才的作品《神鞭》为我们刻画了一位专业技术人员成功转型的典范：主人公傻二生活在大辫子盛行的清末，靠着一套辫子功，将恶棍玻璃花儿制服得五体投地。太平天国起义，傻二在起义军中也屡立战功。八国联军入侵，傻二的辫子被洋枪打断，没有了辫子的傻二开始苦练洋枪，终于成功转型，成了神枪手。“辫子没了，神还在。”没有了辫子，傻二照样有生存的技能。

某个人立志要学习、钻研某项专业技术，是看准了这项专业技术在社会上有发展前途、有地位，能用得着，正如高考填报志愿，是为了以后到社会上有出路、吃得香。同样的环境中，有专业技术和平没有专业技术的相比，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适应机会，因为各行各业都需要专业技术

人才，最好是持证上岗。从这个角度上说，专业能力越高，稀缺性越强、社会价值也越高，对社会的贡献也越大。所以，我们鼓励钻研业务技能，对专业精益求精。



互联网的到来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有了互联网，人们不必天天坐在办公室，在家里就可以处理公文事务；有了互联网，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逛商场买东西。甚至，有了互联网，独处一室，可以了解远在异国的某个人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

时移世易。过去需要上千年才可能出现的奇迹，互联网一夜之间给实现了。

在这个时代面前，千年不移的三百六十行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挑战，有的一夜之间成为过往，比如焗锅匠、码字工，比如劁猪的、修笔的。或者彻底消失，或者仅仅作为一个行业的符号留存于世。行业的受损也就意味着行业专家、专业的朝不保夕。

作为市民，感同身受的首先是购物。小鲜肉、小清新们不再去商业街上东游西逛，出这个门店进那个商铺，而是宅在家里、或者坐在办公桌前轻点鼠标，从眼花缭乱的购物网站上选择自己心仪的商品，甚或，直接拿出手机，一边走路，一边在手机上购物。低头的功夫，一键搞定。其次，作为游客，外出不再为坐车、住宿、景点购物等问题伤脑筋，出门前规划好线路，网上预订，按图索骥，既省却了异地奔波之苦，也节约了费用。这就是网络的力量。

在这样的时代面前，无论哪个行业，无论什么专业，在固守的同时，需要的是放眼向前。一边专注专业，一边盯着互联网，紧跟互联网，拥抱互联网。专注专业让我们成为行家里手，成为行业权威；拥抱互联网让我们紧跟时代，随着专业的变动而变动，谋静于动，随时把握时代发展方

向。早转型早主动，晚转型就被动，不转型可能就是反动。一味地心无旁骛、固守己见，很可能会让专业害了你。

2015年8月25日

大狗和小猫

大狗和小猫都是同学们给他们俩起的外号。大狗个子高大，小猫个子瘦小。这是他们两个的不同点。论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两个都是让老师和同学头痛的主儿：学习差、好捣乱，爱打架、惹是非。两个人的脸上经常像被鸡爪子挠过，新伤旧痕不断。同学们形容大狗性子野，像野狗。因为个子大，也叫大狗；形容小猫性子野，叫他野猫，也叫小猫。开始同学们私下里这么喊，时间长了，他们也就认了，但毕竟野狗野猫的叫显得太粗俗。他们二人在两个外号中都不约而同地“任选”了后一个：大狗小猫。再以后，他们相互之间

也这么叫，同学们更不用提，真名似乎都给忘了，甚至有时候老师“吐露”了嘴，也大狗小猫地叫。有了以上诸多特点，每学期排座位他们两个都“承包”着最后一排右边角落里的那张桌子。老师对他们两个的要求只有一个：学不学无所谓，上课别捣乱。

上六年级了，马上就要面临小学毕业。有一天，大狗叫上小猫说要“给你商量个事”，很正经的样子。小猫虽然也很个性，但在打架拼力气上，比大狗差远了。已经快长成大小伙子的大狗胳膊腿都比小猫长一大截。这是打架的资本。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嘛。平时如果出去打架，大狗向来不和小猫商量的，都是一个字“走”，或者一句话“走，收拾某某去。”这次这么严肃，小猫想，一定是真的要商量他们的那个“大事”了。



他们曾经说过，只要六年级上完，就离开学校，“闯江湖”去。小猫的爸爸有个小学同学，当时五年级都没有上完出去闯荡，多年后，现在在沿海某个城市是个企业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大狗和小猫一起来到公厕。男厕所没人。大狗顺手将一块砖头扔到女厕所的房顶上。咕咚一声，没有了声音——女厕所也没有人。两人心领神会，都做出要撒尿的姿势，两人尿到了一个尿壶里。大狗对小猫说：“快毕业了，剩下这一个月咱别上了，没啥意思。到时候一考试，还是咱俩成绩排到最后。”“我听你的。你说干啥？”

“我想好了。今天晚上咱俩弄一辆自行车，开始咱原来说的。”“闯江湖？”“嗯。”

“骑车子能跑多远？坐火车汽车都跑可快。”“你傻。坐车家里人知道了会报警，车站一堵截，想跑都跑不了。”

“骑车子能跑多远？”“跑多远算多远。能跑一天再坐车就安全了。”

小猫之所以能一直和大狗打成一片，除了佩服大狗的勇敢，还有就是和他的身材不协调的机智。大狗是“个大肠子细”的家伙。

一切商量妥当，两人走出厕所。

晚上，两人埋伏在村西头路边的一座坟头后边。天阴得很重，没有月亮，正是难得的好天气。但路上人太多，男的女的，骑车的步行的。得到人少的时候，最好来的是女的，骑的车子是二八式的、可以后座带人的那种。

要求条件太苛刻，入围的自然就少。

猛然之间，下起雨来。开始大狗想再坚持一会。雨越下越大，大狗想放弃，小猫不干了，既然身上都淋湿了，干脆就硬等吧。

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路上果然过来一位符合条件的：女的，看样子有三十多岁，推着自行车，二八的，后座可以带人的那种。但她没有骑，推着车子。路上下雨有了泥，车子骑不动了。

“呦——”。按照事先的安排，小猫学着狼的声音叫一下，两人并不从

坟头后出来。

荒郊野外，又下着雨，一位夜行的单身女人，一声瘆人的尖叫。谁都能想象出接着发生的一幕：一声“妈呀”，女的丢下自行车就跑。跑了几步，跌一跤，爬起来又跑。马上没了踪影。

两人以胜利者的姿态从坟头后出来，顺利得到“战利品”。

接下的事比较棘手：自行车骑不成，有泥。也不能走大路，万一女的报案有人顺路追过来就麻烦。两人商量，抬着自行车、走庄稼地。这样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泥地实在不好走。没走多远，两人都泄了气。浑身上下都是泥水不说，抬着自行车就是走到最近的柏油路上，至少还有五里地。

“算了。车子不要了。先回去，改天再说。”小猫建议。“就是。都怨这辆该死的自行车了。扔了算了。”大狗同意。

大狗运足力气，把自行车举过头顶，将一切的不顺利和怨气都发泄到自行车上，一用力，脚下一滑，失手了，车把自行勾个头，刹车用的小把手顺着小猫的脸滑了下去。“啊”一声，小猫捂着脸蹲到地上。

等到大狗弯腰去看的时候，小猫已经满脸是血。血从小猫的指缝中流出来，滴到车子把上。至于是从鼻子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流出来的，已经不重要了。小猫气急败坏，拉起车子把，将车子朝大狗推过去，“都怨你。”自行车翻了个身，后支架的一只脚重重地落到大狗的脚面上。大狗惨叫一声，也蹲了下去。

两人各自痛各自的、各自叫各自的，互相埋怨着对方。几分钟过后，两人情绪都稍微平复了一些，开始商量下一步的事，伤痛的事先往后放一放。

“还出去不出去？”大狗问。“出去个屁。这样咋出去？”

“那还上不上学？”“这几天恐怕是上不了了。”

“咋给老师和家长说？”“就说咱俩打架了。受伤了。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

等两人一个扶着一个、一个搀着一个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好

在双方的家长都没有问。夜不归宿的情况多了，家长都懒得问了。

第二天两人一起去村医疗室检查，小狗脸上一道很深的印痕，没有了皮。大狗的脚面倒是没有伤，但明显肿了起来。医生摸了摸说，到乡卫生院拍个片子吧，可能是骨头断了。到卫生院一看，果然，连着大脚趾的那根骨头断了。

一个月里，两人谁都没有再到学校去。一个月后，学校放假。两人按照程序，也算“小学”毕业了，只是没有毕业证。

伤愈后的小猫脸上的那道伤疤清晰有序：上半部是上下垂直状态，下半部拐了个弯儿，然后再向下，刚好和左嘴角连起来，将左脸一分为二。与这道大的伤疤相呼应的，是此前大大小小的伤疤，像是打的网底；大狗在伤口愈合的那一个月里腿脚不停，结果骨头没有接好，不但跑不起来，连走路都一瘸一拐。后来，同学们又给两人起了新的绰号：大狗叫走狗，小猫叫花猫。

2015年12月2日

一位法官眼中的法制建设

自今年“五一”开始，配合法制社会建设，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开始实行，包括行政案件异地审理、被告必须出庭，领导过问案件登记、案件责任终身追究、法庭可以否决地方政府文件等。

巧合的是，就在此前一天晚上，笔者与一位法官在饭桌上相遇，谈到即将实行的这些新法，该法官给大家提前上了一堂“法制课”：

社会上对法制建设都给予很高的期待，这是好事。但对法院来说，压力会很大。比如，大家都说法院的判决要客观公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知道客观公正有多难。张三借朋友李四一万元钱，还打了借条。过了一段时间，张三还给李四三千，但欠条没有随身携带，也就没有更改；过一段时间，又还了四千；又过了一段时间，还了三千。这时候钱已经都还完了。但李四还没有拿来欠条。李四给张三说，回头我把欠条撕掉好了。张三同意了。过了一段时间，李四拿着欠条找张三要钱。二人因此到法院打官司。这时候法院怎么办？只有判决张三再给李四一回钱。因为法院要重证据，李四拿着张三写的欠条呢。但这样既不公平也不公正。

不知道这一法官这一观点依据何在，笔者私下与另外一位朋友交流，都不理解：这好像是两个问题啊。李四拿着所谓的证据到法院起诉张三，讹诈钱财，良心上应该受到谴责，但这是道德调整的范畴。对于张三来说，在法制社会中生活，在经济往来中不按照法制社会的程序办事，及时索回借条，是对法制程序的不尊重，理应为此付出代价，即再还一万元钱。生活中有人叫做“掏钱买教训”，也叫“交学费”。不尊重法律规则，就得付出代价，这是法制的要义。将道德层面的问题拿到法律层面上去解

决，其结果当然“不公正、也不公平”。造成这一结果的不是张三，也不是法官，而是李四。至于李四为什么敢于宁可“缺德”，也要违心地拿着借条再向张三要一万块钱，大的原因是这个社会“缺德”的信用成本太低，小的方面是张三这个人做人根本就没有底线。



这一话题刚过，有人提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实行异地审理是个进步，要不然，地方法院没法真正地依法判决地方政府长官输官司。

此语一出，大家齐声附和。不料该法官一句话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人情社会里，你即便是把沿海地区的案件挪到西藏法院，人情还是少不了。况且拥有社会资源最多的不是个人，而是政府。和尚不亲帽儿亲嘛。沿海地区的地方法院给西藏地区的法院打个招呼让关照一下太容易了，内地一级政府给西藏的同级政府说句话也太容易了，而让某个人托关系到西藏法院就太困难了。行政官司异地审理，如果没有别的制约措施，猫腻更隐蔽，因为一切似乎都更客观了，也都更符合程序了。——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个理儿。看来要保证法官判案的客观公正，似乎只有借助法律责任终身追究制了。

责任终身追究，目的是减少错案。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如果权利和义务不对等，责任和激励不对等，这个制度一旦执行起来，谁会冒着终身追责的风险去判案？到时候，法官都不愿干活，特别是疑难案件，谁都不愿意接，产生问题会更多，当事人的权益更难得到保障。到时候，像信闹不信访、信访不信法的情况也会更严重。这位法官又提出新的问题。

该法官多年在审判行业浸润，笔者相信他都是有感而发，也是知无不言。看来我国的法制建设确实不是简单的事。

2015年5月

登记

“有意向到海南岛旅游的朋友请到这里来。只要登记就有礼品相送哦。”闹市口，一位美女手拿宣传单正在招徕业务。

猛不丁地听到“登记”一词，不由得会意一笑：不处对象就可以登记，还有礼品，真是好事。

如若在三十年前，这位美女的话说不定会引起如此的误会。不过现在无论她一天“登记”多少次，也不会有人认为她想和别人结婚了。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词汇，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翻阅一下第六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登记”的意思是“把有关事项写在特备的表册上以备查考。”和记忆中的“登记”的含义截然不同。

小时候，村里谁家有个大小伙子要成家立业，最为标准的程序就是：（媒人）提媒——（双方见面）相亲，登记（领结婚证）——（娶亲）结婚。登记是所有程序中很重要的一项。所谓的登记就是拿着大队开的证明（信），到公社办理结婚手续（领结婚证）。办了这个证，男女双方就是合法的夫妻。

为什么要双方都去呢？就是要当着公社干部（公家人）的面说“俺愿意”。

如此看来，那时候的“登记”的关键是双方都同意。

但那个时代，好像除了男女办理结婚证说是登记，别的都不“登记”了。

干农活当然是不需要登记的。哪一天、谁到哪块地干什么活不需登记。因为那都是生产队长安排的。社员们只需要像个机器一样让干什么干

什么就是。或者更准确地说像个牲口一样，如果不听队长的话，马上召开批斗会。他说不给你记工分，年底你就分不到口粮，没有粮食全家人就得挨饿。队长就是生活在身边的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不敢不听的。



愿意交要交，不愿意交也得交。即使在分田到户后好长一段时间也是这样，让交多少就得交多少。不存在同意不同意一说。

还有就是群众从心理说“俺愿意”的但也不需要登记，比如：开个荒、做点小生意之类，因为“公家人”不愿意。

登记，在那个时代是个稀罕事。难怪，那时候一说谁家的闺女、小伙“登记”了，就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她）要结婚成家了。

“登记”就是“结婚”的代名词。

“登记”从男女之事走上社会是跟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脚步来到我们面前的。

一个人要和一个陌生人做点生意，小的自然好说，一手点钱一手交货就成。碰到大的、持续时间长的，双方没有打过交道，都存着戒备心，这时候需要各自让对方看到“俺愿意”，双方立下个字据交到“公家”那儿“以备查考”，这就是“登记”。

随着人与人交往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丰富，在不同的场合“登记”的机会越来越多。不光结婚要登记，买房要登记，看个专家号要登记，就是到哪个小区串个门，到某个单位办个事，不登记也甭想

买东西也是不需要登记的。因为从油盐酱醋到白糖大肉都是需要票的，别说那时候没有钱，就是有钱没有票也白搭。

交公粮也需要登记。哪个生产队交多少公粮，上边都给定好的，

进去，甚至不少单位职工上下班也得“登记登记”了。

不经意间，“登记”这个人生一辈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儿成了我们日常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登记”似乎也成为了一道数学题：每天“登记”的次数越多说明你在社会交往上越活跃，走的地方多，干的事多。

2014年7月